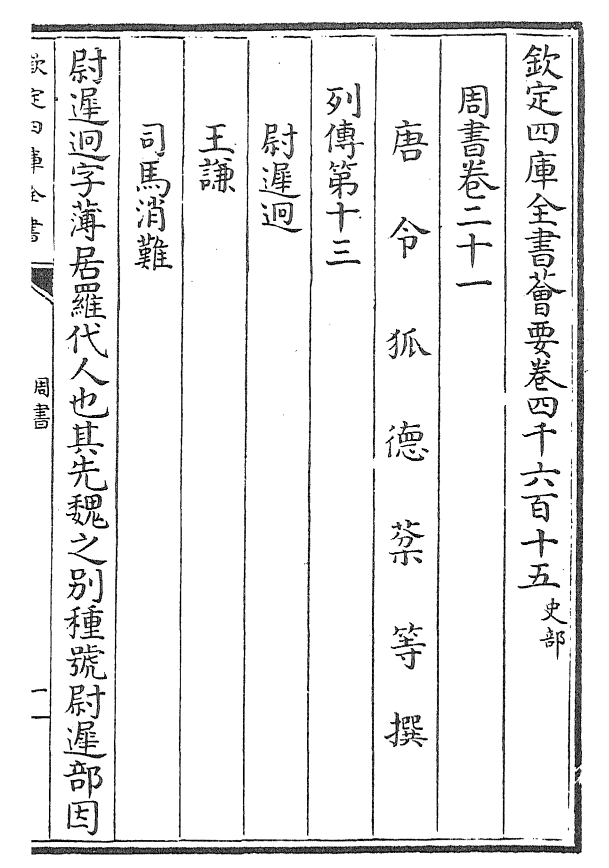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百十五 史部

周書卷二十一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十三

尉遲迥

王謙

司馬消難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别種號尉遲部因

而姓馬父侯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太祖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綱侯兜病且卒呼三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爾各宜勉之迥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稍遷大丞相帳内都督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累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迥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太祖以此深委仗焉後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梁元帝時鎮江陵既以内難方殷請脩隣好其

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又請伐蜀太祖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為紀既盡鋭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太祖深以為然謂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絶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鋭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腹心蜀人既駭官軍之臨速必望

風不守矣於是乃令迴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万俟呂陵始叱奴興綦連宇文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疋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由固道出白馬趣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劒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州又降六月迴至潼州大饗將士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撝不敢戰遂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聞迴來侵遣譙淹回師為撝外援迴分遣元珍乙弗亞等以輕騎破之遂降撝前後

戰數十合皆為迥所破擒與紀子宜都王肅及其文武
官屬詣軍門請見迥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
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迥為
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以平蜀功封
一子為公自劒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乃明賞
罰布恩威綏緝新邦經畧未附夷夏懷而歸之迥性至
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
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迥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

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為之和顔進食以寧迥心太祖知其至性徵迥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迥袞冕之服蜀人思之立碑頌德孝閔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又以迥有平蜀之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封寧蜀公進蜀公爵邑萬戸宣帝即位以迥為大前疑出為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迥望位夙重懼為異圖乃令迥子魏安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鄖公韋孝寛代迥為總管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

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使侯正破六汗
裒詣迥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為之備迥
聞之殺長史及裒乃集文武士庶登城北樓而令之曰
楊堅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勢挾幼主而令天下威福
自已賞罰無章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居將相與國舅
甥同休共戚義由一體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
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庇人進可以享榮名退可
以終臣節卿等以為何如於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

自稱大總管承制署置官司于時趙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又奉以號令迥弟子勤時為青州總管亦從迥迥所管相衛黎毛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膠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國公宇文冑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以應迥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韋孝寛為元帥惇率衆十萬入武徳軍於沁東孝寛等諸軍隔水

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熲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里

麾軍小却欲待孝寛軍半度擊之孝寛因其小却鳴鼓

齊進惇大敗孝寛乘勝進至鄴迥與子惇祐等又悉其

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黄

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到迥舊習

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千兵皆關中人為之力

戰孝寛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

詢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大敗遂入鄴迥走

保北城孝寛縱兵圍之李詢賀樓子幹以其屬先登迥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惇祐東走并追獲之餘衆月餘皆斬之迥末年衰耄惑於後妻王氏而諸子多不睦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為長史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拏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綱紀不能有所匡救迥自起兵至敗六十八日武德中迥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迥忠於周室有詔許之

王誼字劝萬太保雄之子也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

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阼治右小武伯雄從晉
公護東討為齊人所斃朝議以譲父殞身行陣特加殊
寵乃授譲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髙祖手
詔奪情襲爵庸公邑萬户後皇太子討吐谷渾力戰有
功是時髙祖東征譲又力戰進上柱國益州總管時譲
令司録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勢譲以世
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所管益潼新始龍邛
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

隆通興武庸十州之人多從之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
刺史達奚惎勸譙縱據險觀變隆州刺史阿史那瓌為譙
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
節必當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
策也坐守劒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譙參用其中下之
策梁睿未至大劒譙遣兵鎮始州隋文即以睿為行軍
元帥便發利鳳文泰成諸州兵討之達奚惎乙弗虔等
衆十萬攻利州聞睿至衆潰睿乗其弊縱兵深入惎虔

密使詣睿請為內應以贖罪譙不知之並令守成都譙先無籌略承藉父勲遂居重任初謀舉兵咸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乃自率衆迎戰又以悬虔之子為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譙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悬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謀斬之阿史那瓌亦誅

司馬消難字道融河內温人父子如為齊神武佐命位

至尚書令消難幼聰惠微涉經史好自矯飾以求名譽起家著作郎子如既當朝貴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贍等皆遊其門尋拜駙馬都尉光祿卿出為北豫州刺史齊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既懼禍及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為百姓所附屬文宣在并驛召其弟上黨王渙渙懼於屠害遂斬使者東奔數日間搜捕鄴中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渙之初走朝士私相謂曰今上黨亡叛似赴成臯若與司馬北豫

州連謀必為國患此言遂達於文宣文宣頗疑之消難懼密令所親裴藻間行入關請舉州來附晉公護遣達奚武楊忠迎之消難遂與武俱入朝授大將軍滎陽公從高祖東伐還大後丞納女為靜帝后尋出為交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既聞蜀公迥不受代遂欲與迥合勢亦舉兵應之以開府田廣等為腹心殺總管長史侯莫陳杲郧州刺史蔡澤等四十餘人所管郧隨溫應士順沔環岳九州魯山甑山沌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溳

水八鎮並從之使其子泳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為元帥發荆襄兵以討之八月消難聞誼軍將至夜率其麾下歸於陳陳宣帝以為都督安趙九州八鎮車騎將軍司空隋公初楊忠之迎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陳平消難至京特免死配為樂户經二旬放免猶被舊恩特蒙引見尋卒于家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之言反覆者皆引消難云其妻高氏齊神武之女在鄴敬重之後入關便相弃薄

消難之赴邛州留高及三子在京高言於隋文曰滎陽公性多變詐今以新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消難入陳而高母子因此獲免

史臣曰尉遲迥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荷睠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咼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迹義葛誕之儔歟

周書卷二十一

周書卷二十一考證

尉遲迥傳取蜀制梁○梁諸本訛作勝今從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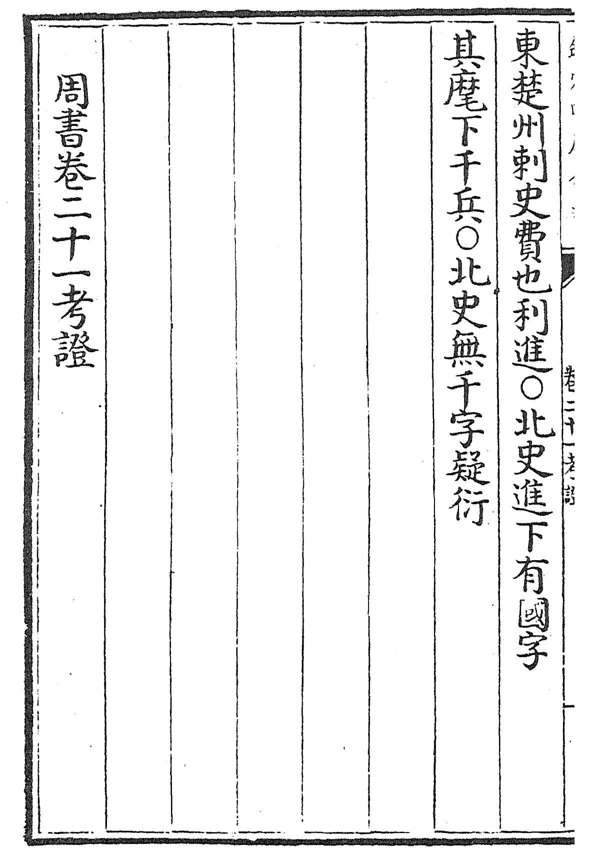
於是乃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万俟呂陵始叱奴興綦連宇文昇等六軍○北史万俟呂陵始作俟呂陵

始綦連作綦連雄

遣譙淹回師為撝外援○北史作遣前南梁州刺史史

欣景幽州刺史趙拔扈等為撝外援與此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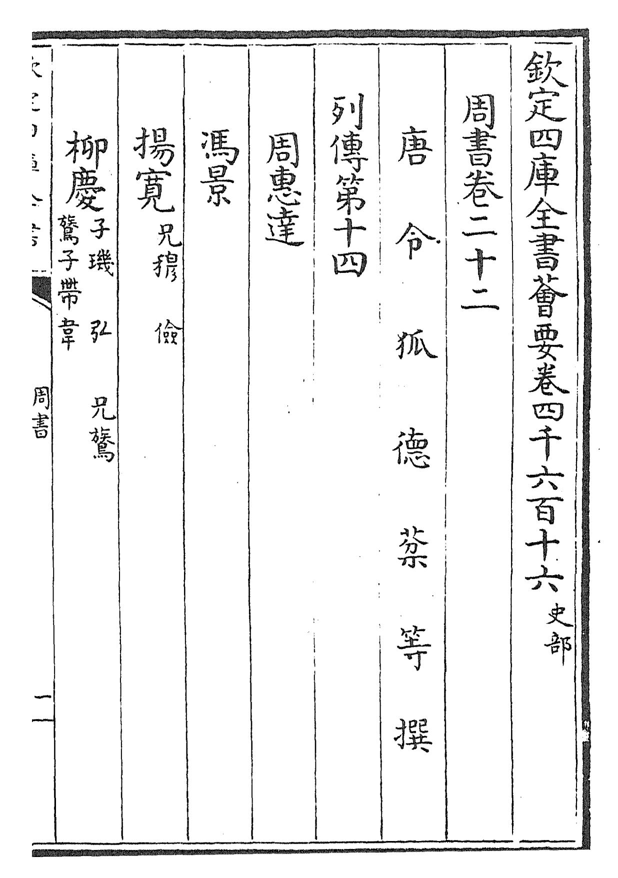
撝與紀子宜都王肅○北史王字下有圓字



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北史進下有國字

其麾下千兵○北史無千字疑衍

周書卷二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百十六　史部

周書卷二十二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十四

周惠達

馮景

楊寬　兄穆　儉

柳慶　子機　弘　兄鷟
鷟子帶韋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少仕州郡歴樂鄉平舒平成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志操好讀書美容貌進退可觀見者莫不重之魏齊王蕭寶夤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閤中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領軍元乂勢傾海内惠達嘗因寶夤與乂言論乂歎重之於座遺惠達衣物孝昌初魏臨淮王彧北討以惠達為府長流參軍及万俟醜奴等構亂蕭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後與賊戰不利退

還仍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反謀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惠達曰蕭氏逆謀已成何為故入獸口惠達曰蕭王為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夤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為光祿勲中書舍人寶夤既敗人悉逃散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夤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獲寶夤送洛留惠達為府祭酒給其衣馬即與參

議岳為關中大行臺以惠達為從事中郎嘗使至洛魏孝武與惠達語及世難惠達陳天下事勢述岳有誠節唯以憂國定亂為事言辭激切帝甚嘉之及還具以白岳岳曰人生於天受命於君豈有利人榮祿而不憂其禍難卿之所奏實獲吾心自是更被親禮岳每征討恒命惠達居守又轉岳府屬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悅得惠達欲官之惠達辭以疾不見許乃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惠達歸於太祖即用秦州司馬安輯隴右及太祖

為大都督總管兵起雍復以惠達為府司馬便委任焉
魏孝武詔太祖尚馮翊長公主以惠達為長史赴洛陽
奉迎至潼關遇孝武已西即令惠達先太祖謂惠達曰
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今乗輿播越降臨關右吾雖猥
當其任而才愧昔人卿宜勠力共成功業以取富貴也
對曰惠達宦遊有年屬明公一匡之運富貴之事非所
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天下惠達得效其尺寸則志
願畢矣太祖為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為行臺尚書大

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邑三百户太祖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于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食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時甚頼焉爲安東將軍拜太子少傅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户尋除中書令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九百户加衞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太祖與魏文帝東征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惠達前後辭讓帝手詔答曰西顧無憂唯公是屬蕭寇之重深所寄懷及邙山失律人

情駭動趙青雀率東人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
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伏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
為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
章至是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
之功也尋拜儀同三司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
盡心勤公進拔良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十年薨子題
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少與惠達同志相友延景中梁人寇抄徐

揚景謂蕭寶夤曰今梁寇憑凌朝廷思靖邊之將王若
能先驅効命非唯雪家國之恥亦是保身之長策也寶
夤深然之及寶夤為大都督以景為功曹參軍後為右
僕射引景入省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夤為關西大
行臺又假景陵江將軍領大行臺都令史從寶夤征討
寶夤將舉兵反景固諫不從寶夤敗後景還洛朝廷先
聞景有諫言故免之除奉車都尉汝陽王元叔昭為隴
右大行臺啓景為行臺郎中賀拔岳為大都督又以景

為從事中郎太祖平侯莫陳悅除景洛陽郡守尋兼行臺左丞留守原州魏孝武西遷封髙陽縣伯邑三百戸遷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加瀛州刺史大統初行涇州事後以疾卒

揚寛字景仁弘農華陰人也祖恩魏鎮遠將軍河間内史父鈞博學彊識舉秀才拜大理平轉廷尉正累遷歴洛陽令左中郎將華州大中正河南尹廷尉卿安北將軍七兵尚書北道大行臺恒州刺史懐朔鎮將軍卒

於鎮贈侍中司空公追封臨貞縣伯謚曰恭寛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而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屬鈞出鎮恒州請從展効乃改授將軍高闕戍主時茹茹既亂其主阿那瓌來奔魏帝遣使納之詔鈞率兵衛送寛亦從以功拜行臺郎中時北邊賊攻圍鎮城鈞卒城民等推寛守禦尋而城陷寛乃北走茹茹後討鎮賊破之寛始得還朝魏廣陽王深與寛素相委昵深犯法得罪寛被

逮捕魏孝莊時為侍中與寛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為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啓寛為左右丞與參謀議寛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壻李神軌謂顥曰楊寛義士也匹夫猶不可奪志況義士乎王今彊之以行亦恐不為人用顥乃止孝莊踐阼拜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行洛陽令邢杲反寛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之就拜通直散騎常侍師未還屬元顥自梁入

洛孝莊出居河內天穆懼計無所出集諸將謀之寛曰
吳人輕跳非王之敵況懸軍深入師老兵疲彊弩之末
何能為也願徑取成臯會兵伊洛戮帶定襄於是乎在
此事易同摧朽王何疑焉天穆然之乃引軍趣成臯令
寛與爾朱能為後拒尋以衆議不可乃回赴石濟寛夜
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寛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
穆答曰揚寛非輕於去就者也其所逗留必有他故吾
當為諸君保明之語訖候騎白寛至天穆撫髀而笑曰

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即給牛三十頭車五乘綿絹一十五車羊五十口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拜散騎常侍安東將軍仍為都督從平河内進圍北中時梁將陳慶之為顥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説慶之寬先自稱姓名然後與語備陳利害勸令早降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寬答曰僕兄既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乎

直以信不見疑忠為令德耳僕之昆季幸不待言但當
議良圖自求多福天穆聞之謂左右曰揚寬大異人何
至不惜形便如此自是彌敬重之孝莊反正拜中軍將
軍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邑三百户爾朱榮
被誅其從弟世隆等擁部曲燒城門出據河橋還逼京
師進寬鎮北將軍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扞禦世隆謂寬
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荅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
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常節世隆北走寬追至河內俄

而爾朱兆陷洛陽因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皋
奔梁至建業聞孝莊帝弒崩寬發哀盡禮梁武義之待
之甚厚尋而禮送還朝至下邳爾朱仲遠啓復寬官爵
留為大行臺吏部尚書孝武初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
軍給事黃門侍郎監內典書事時夏州戍兵數千人據
兗州反詔寬兼侍中節度諸軍討平之中尉綦儁與寬
有宿憾誣以他罪劾之孝武謂侍臣等曰楊寬清直朕
極知其無罪但不能杜法官之奏耳事下廷尉尋得申

釋又除黄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驍勇廣增宿衛以寛為閣内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録從駕勲進爵華山郡公邑一千二百户大統初遷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傅儀同三司三年使茹茹迎魏文悼后還拜侍中都督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諸軍事東雍州刺史即本州也十年轉河州刺史十六年兼大丞相府司馬朝議欲經畧漢川而梁宜豐

侯蕭循固守南鄭十七年寛從大將軍達奚武討之梁武陵王蕭紀遣將揚乾運率兵萬餘人救循武令寛督開府王傑賀蘭願德等邀擊之軍至白馬與乾運合戰破之俘斬數千人軍還除南豳州刺史魏廢帝初入為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魏恭帝二年除廷尉卿世宗初拜大將軍增邑一千二百户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之别封宜陽縣公邑一千户除小冡宰轉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寛與麟趾學士參定經籍寛性通敏

有罷識頻牧數州號為清簡歴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
與栁慶不恊欲按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
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其年薨於州
贈華陝虞上潞五州刺史謚曰元子紀嗣大象末官至
上儀同大將軍虞部下大夫寛二兄操儉操字紹叔魏
永安中除華州别駕孝武末寛請以澄城縣伯讓操詔
許之仍拜中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除車騎將軍都督
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華州刺史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魏正始中
起家侍御史加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孝昌中除鎮
遠將軍頓丘太守未及述職元顥啓請隨軍建義初兼
給事黄門侍郎左將軍太府少卿元顥入洛授撫軍將
軍孝莊反正廢於家尋拜散騎常侍都督潁州諸軍事
潁州刺史建明中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孝武初
除衛將軍北雍州刺史政尚寛惠夷夏安之孝武西遷
除侍中驃騎將軍大統初以本官行東秦州事加使持

節當州大都督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邑八百户七年領大丞相府諮議參軍出為都督東雍華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八年卒於家贈本官謚曰静

柳慶字更興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為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乃率民南徙居於汝潁之間故世仕江表祖緝宋同州别駕宋安郡守父僧習齊奉朝請魏景明中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歴北地潁川二郡守

揚州大中正慶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羣書不治章句好
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曝書僧習謂慶曰汝雖聰敏
吾未經特試乃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有餘言
慶立讀三徧便即誦之無所遺漏時僧習為潁川郡地
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託選
用未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
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為吾作書也慶乃具書草云下
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

恒典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
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
者不許為服重慶泣而言曰禮者蓋緣人情若於出後
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乆情
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苫凷終
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服闋除中堅將軍䰟孝武
將西還除慶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太祖共
論時事太祖即請奉迎輿駕仍命慶先還復命時賀拔

勝在荆州帝屏左右謂慶曰高歡已屯河北關中兵既未至朕欲往荆州卿意何如慶對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彊國也宇文泰忠誠奮發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聖明仗宇文泰之力用進可以東向而制羣雄退可以閉關而固天府此萬全之計也荆州地非要害衆又寡弱外迫梁寇内拒歡黨斯乃危亡是懼寧足以固鴻基以臣斷之未見其可帝深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閤祭酒領

記室轉户曹參軍八年遷大行臺郎中領北華州長史
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如故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
鹿羣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
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
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
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尋以
本官兼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
為匈横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

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權戚侵虐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歛手不敢侵暴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

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為十二部詔以慶為計部郎中别駕如故有胡家被刼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衆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刼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牓居二日廣陽王

欣家奴面縛自告牓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可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十三年封清河縣男邑二百户兼尚書右丞攝計部十四年正右丞太祖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曰王茂無罪奈何殺之太祖愈怒聲色甚厲謂慶曰王茂當死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於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為不明臣有不

爭者為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之君耳願深察之太祖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太祖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為子增邑三百户十五年加平南將軍十六年太祖東討以慶為大行臺右丞加撫軍將軍還轉尚書右丞加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初除民部尚書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辨太祖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避太祖亦以此深委仗焉二年

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
拜司會中大夫孝閔帝踐阼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
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晉公護初攝政欲引為腹心
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寛有隙及寛參知政事慶遂見
疎忌出為萬州刺史世宗尋悟留為雍州别駕領京兆
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為郎迄于司會府庫倉
儲竝其職也及在宜州寛為小冡宰乃囚慶故吏求其

罪失按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
得剩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保定三年又入為司會先
是慶兄檜為魏興郡守為賊黄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
弱慶撫養甚篤後寶率衆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
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
怒執慶及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曰國家憲綱皆君等所
為雖有私怨寧得擅殺人也對曰慶聞父母之讎不同
天昆弟之讎不同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乃責於此乎

護愈怒慶辭色無所屈卒以此免天和元年十二月薨
時年五十贈鄜綏丹三州刺史謚曰景子機嗣
機字匡時少有令譽風儀辭令為當世所推歷小納言
開府儀同三司司宗中大夫大象中御正上大夫華州
刺史機弟弘字匡道少聰頴亦善草隸博涉羣書辭彩
雅贍與弘農楊素為莫逆之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參軍
建德初除內史上士歷小宮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民
來聘高祖令弘勞之偃民謂弘曰來日至於藍田正逢

滋水暴長所齎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從吏請
勒下流人見為追尋此物也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
史稱以為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之命乎僞民慙
不能對高祖聞而嘉之盡以僞民所進之物賜弘乃令
報聘占對詳敏見稱於時使還拜内史都上士遷御正
下大夫尋卒於官時年三十一高祖甚惜之贈晉州刺
史揚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
時脩竹夾池永絶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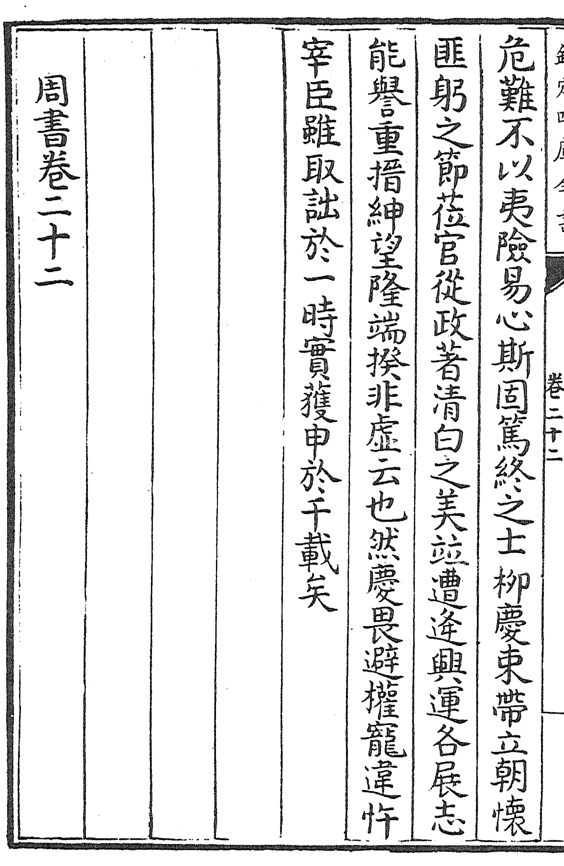
其為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集行於世慶三兄鷟蚪檜
蚪檜竝自有傳鷟好學善屬文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
早卒子帶韋字孝孫深沉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
寸美風儀善占對韓賢素為洛州刺史召為主簿後與
諸父歸朝太祖辟為參軍時侯景作亂江右太祖令帶
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值
假寶等反帶韋乃矯為太祖書以撫定之竝即降附既
至郢見邵陵具申太祖意邵陵即時隨帶韋報命以奉

使稱旨授轉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十七年太祖遣大將軍達奚武經畧漢川以帶韋為治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循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師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陷沒於前白馬破亡於後自餘川谷酋豪路阻而不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顧親戚懼誅夷貪榮慕利此生人常也今大兵總至長圍四合戮逃亡以勸安居賞

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轉禍之計家家圖安堵之謀此
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盡
忠將何所託死節不足成名竊為足下不取也僕聞賢
者相時而動智者因變立功當今為足下計者莫若肉
袒軍門歸命下吏免生民於塗炭全髮膚於孝道必當
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名重當時業光後嗣豈若進退無
據身名俱滅者哉循然之後乃降魏廢帝元年出為解
縣令二年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明年轉汾陰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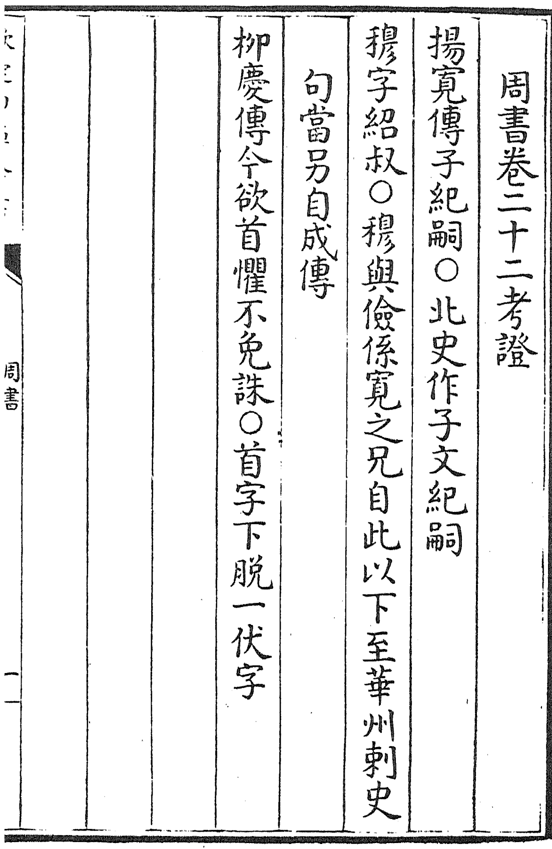
發摘姦伏百姓畏而懷之世宗初入為地官上士武成
元年授帥都督治御伯下大夫遷武藏下大夫保定三
年授大都督四年加儀同三司中外府掾天和六年封
康城縣男邑五百户轉職方中大夫三年授兵部中大
夫雖頻徙職仍領武藏尋丁母憂起為職方中大夫五
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
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為益
州總管漢王贊為益州刺史高祖乃以岦卓為益州總

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民事建德中
大軍東討徵帶韋為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
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户陳王
純出并州以帶韋為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史六年
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謚曰愷子祚嗣少有名譽大象末
宣納上士
史臣曰周惠達見禮於寶夤揚寛荷恩於晉泰既而蕭
氏獲罪莊帝出居遂能契闊寇戎不以興王草處崎嶇



危難不以夷險易心斯固篤終之士柳慶東帶立朝懐匪躬之節莅官從政著清白之美竝遭逢興運各展志能譽重搢紳望隆端揆非虚云也然慶畏避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詘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

周書卷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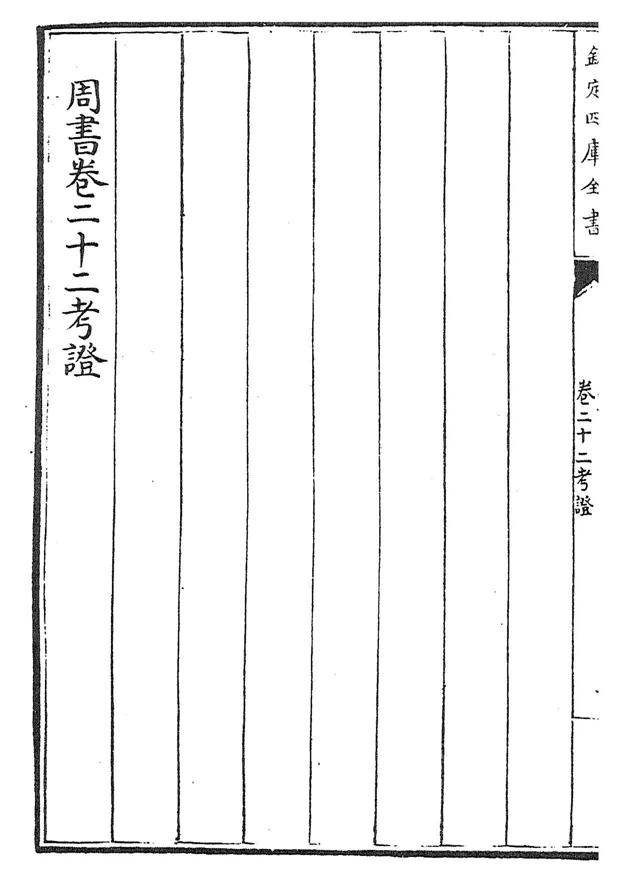


周書卷二十二考證

揚寛傳子紀嗣○北史作子文紀嗣

穆字紹叔○穆與儉係寛之兄自此以下至華州刺史句當另自成傳

柳慶傳今欲首懼不免誅○首字下脫一伏字



周書卷二十二考證

謹案卷二十第四頁後二行進封揚國公刋本揚訛陽據毛本改

第六頁後五行進位柱國刋本位訛立今改

第八頁前七行因拔其洮陽共和二城據北史共當作洪

第十一頁前八行進止詳雅刋本詳訛祥今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守仁慶按北史作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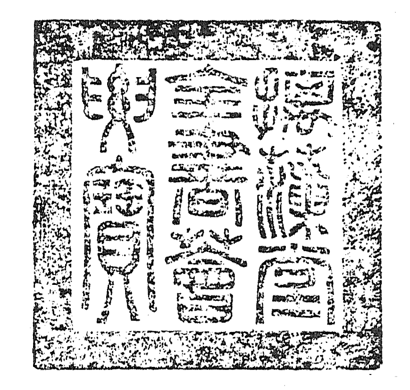
卷二十一第四頁前四行感福自已刋本福訛禮

今改

第六頁後二行阿史那瓌按北史作高阿那肱

卷二十二第三頁後二行庶事多闕刊本闕訛闕

據毛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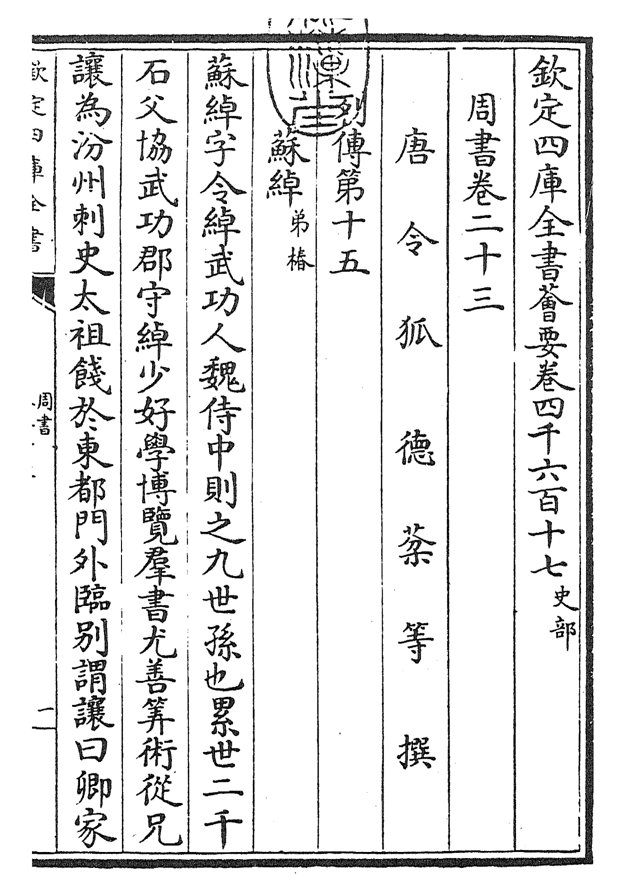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周書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百十七　史部

周書卷二十三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十五

蘇綽弟椿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筭術從兄讓為汾州刺史太祖餞於東都門外臨别謂讓曰卿家

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太祖乃召為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後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名綽告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

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
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
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
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卧而聽之綽於
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
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
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
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

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太祖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四年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伯增邑二百戶十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太祖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彊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

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

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卒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

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樸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

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中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

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
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
還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
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為命
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
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
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
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

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

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絶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户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生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

民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

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禄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内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悦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為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

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其材而為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由其官而為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

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令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

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吕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竒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

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

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
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為無理諸如
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
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
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
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
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
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卹獄

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
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
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
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獄之官
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
狀窮鑒隐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
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
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

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栲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滞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

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

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者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

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令平均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豪彊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己過捶扑交至取

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民於是獘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彊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

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

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
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
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曁乎文
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賈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
用興大難于彼東土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
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
揆於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彝訓曰天生蒸民
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之惟時元后弗

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兹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彛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斁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

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作相百揆僉度公惟大
録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廸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
下綏我蒼生旁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
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
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
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
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兹四輔若四時之
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

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於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功民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為教本嗚呼為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

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
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
以傷時維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
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兹匪惟相革惟其救
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
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
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
力祗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

位亦協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難是務克捐厥華即厥
實背厥偽崇厥誠勿忞勿忘一乎三代之彛典歸於道
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
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泰洎庶僚百
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
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歴千載而未聞
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庸錫降丕命于我羣臣
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

書曰終始惟一德廼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還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内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太祖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啟之而已綽嘗

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時年四十九太祖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瑶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

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因薦瑶於朝廷
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太祖與羣公皆步送
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
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
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柰何因舉聲慟哭不
覺失巵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為其文
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明帝二年以綽配享
太祖廟庭子威嗣威少有父風襲爵美陽伯娶晉公護

女新興公主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懷道縣公
建德初稍遷御伯下大夫大象末開府儀同大將軍隋
開皇初以綽著名前代乃下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義
魏武挹子幹之風前代名賢後王斯重魏故度支尚書
美陽伯蘇綽文雅政事遺跡可稱展力前王垂聲著績
宜開土宇用旌善人於是追封邳國公邑二千户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沉勇有決斷正光中關右賊亂
椿應募討之授盪寇將軍累功封遷奉朝請厲威將軍

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加都督持節平西將軍太中大夫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賜姓賀蘭氏四年出為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長史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彊濟特為太祖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為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為

侯武成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
保定三年卒子植嗣
史臣曰書云惟后非賢弗乂惟賢非后罔食是以知人
則哲有國之所先用之則行為下之常道若乃庖厨胥
靡種德微管之臣罕聞於世黜魯逐荊抱關執戟之士
無乏於時斯固典謨所以昭則風雅所以興刺也誠能
監前事之得喪勞虛己於吐握其知賢也必用其授爵
也勿疑則舜禹湯武之德可連衡矣稷契伊呂之流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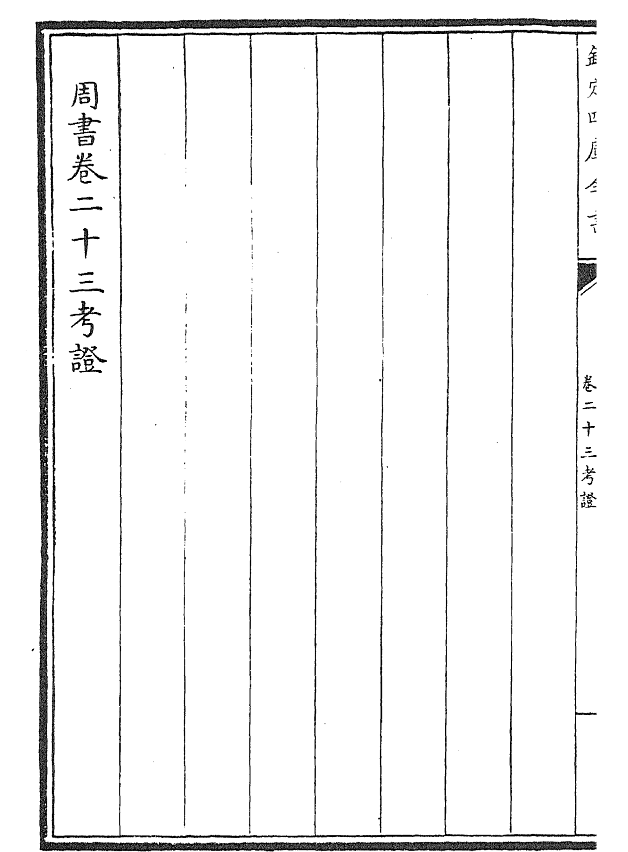
比肩矣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脩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彫為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埸屢擾而内親外附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周書卷二十三

周書卷二十三考證

蘇綽傳柱國泰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柱國泰諸本作柱國諱北史作柱國泰下文同 臣文淳按李虎亦為柱國但虎位周文之下誥詞似舉周文以統百官今依北史改正

遜致於雍○北史作遜致於雍熙此脫一熙字



周書卷二十三考證

周書卷二十四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十六

盧辯

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父靖太常丞辯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為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

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治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授給事黄門侍郎領著作太祖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公轉少師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章禮度湮墜咸盡辯因時制

宜皆合軌度性彊記默契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累遷尚書右僕射世宗即位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為宜州刺史薨配食太祖廟庭子慎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竝施行令録辯所述六官著之於篇天官府管冢宰等衆職地官府領司徒等衆職春官府領宗伯等衆職夏官府領司馬等衆職秋官府領司寇等衆職冬官

府

府領司空等衆職史雖具載文多不録辯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兹厥後世有損益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意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内史增置上大夫等則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録于時雖行周禮其内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内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闕文也

柱國大將軍大將軍右正九命

驃騎車騎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右正九命

驃騎車騎等將軍左右光禄大夫户三萬以上州刺史右正八命

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户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右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前後將軍左右將軍左右銀青光禄大夫帥都督户一萬以上刺史柱國大將軍府長史

司馬司録右正七命

冠軍輔國等將軍太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右七命

鎮遠建忠等將軍諫議誠議等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録戶一萬以上郡守大呼藥右正六命

中堅寧朔等將軍左右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戶五千以上郡守小呼藥右六命

寧遠揚烈伏波等將軍左右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戶一

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右正五命

輕車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軍府正七命

州長史司馬司録開府府中郎掾屬户不滿千以下郡

守户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右五命

宣威明威等將軍武賁冗從等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

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府七命

州長史司馬司録正八命州别駕户四千以上縣令八

命州呼藥右正四命

襄威厲威將軍給事中奉朝請軍主開府府列曹參軍

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正七命州别駕

正八命州治中七命郡丞户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

呼藥 右四命

威烈討寇將軍左右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

列曹參軍柱國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府長史司

録正六命州别駕正七命州治中正六命郡丞户五百

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 右正三命

蕩寇蕩難將軍武騎常侍侍郎開府府參軍驃騎車騎

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長史正六

命州治中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

命州呼藥右三命

殄寇殄難將軍彊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府正七命州列

曹參軍正五命郡丞右正二命

掃寇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後左右府七命州列

曹參軍戍副五命郡丞右二命

曠野横野將軍殿中員外二司馬冠軍輔國府正六命

州列曹參軍右正一命

武威武牙將軍淮海山林二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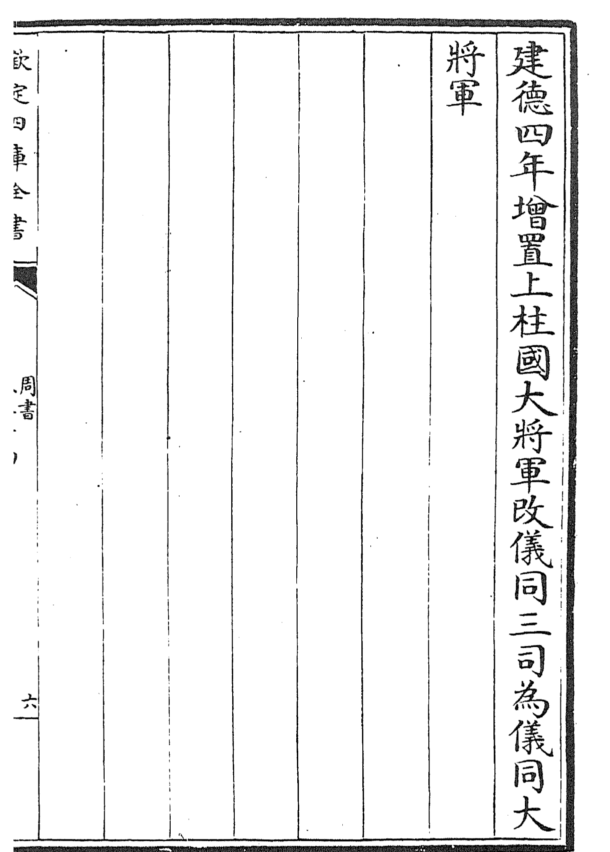
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列曹參軍右一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

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車騎大將軍

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

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



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大將軍改儀同三司為儀同大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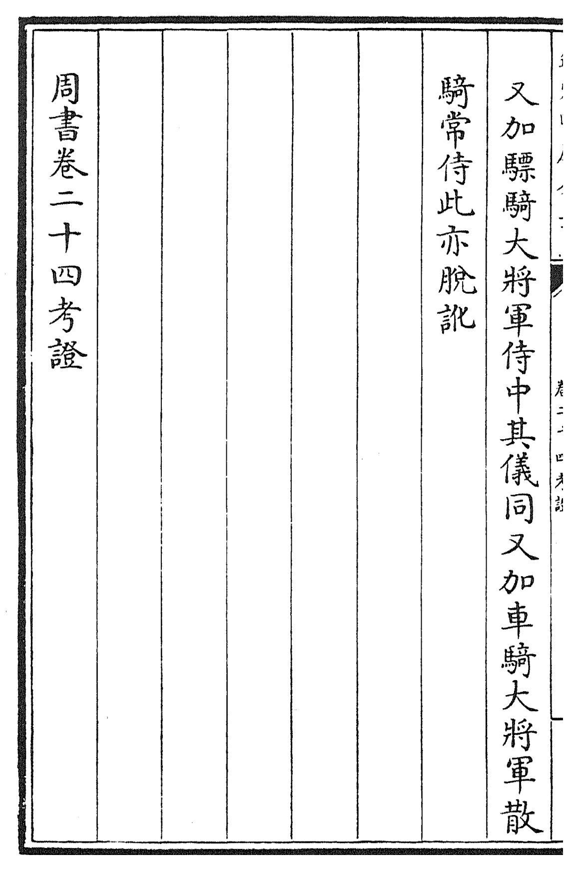
周書卷二十四

周書卷二十四考證

盧辯傳庶纂前修矣○此下北史有節閔帝立云云 臣文淳按下文云及帝入關帝謂孝武也作史者若不載節閔帝即位事則當云及孝武入關不當云帝入關也以北史校之知此明有遺脫

子慎○北史云子慎嗣隋開皇初以辯前代名德追封沈國公此脫

其開府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北史云其開府



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此亦脫訛

周書卷二十四考證

周書卷二十五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十七

李賢 弟遠 遠子基

李賢字賢和其先隴西成紀人也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陣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守祖斌襲領父兵鎮於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魏大統末

以賢兄弟著勲追贈涇原東秦三州刺史司空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為台牧卿其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畧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之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彊學待問領徒授業耶唯當粗聞教義補已不足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之於心問者慙服年十四遭父喪撫訓諸弟友愛甚篤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諸州反叛魏孝莊遣

爾朱天光率兵擊破之其黨万俟道洛費連少渾猶據原州未知醜奴已敗天光遣使造賢令密圖道洛天光率兵續進會賊黨万俟阿寶戰敗逃還私告賢曰醜奴已敗王師行至此阿寶以性命相投願能存濟賢因令阿寶偽為醜奴使紿道洛等曰今已破臺軍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州公宜速往道洛等信之是日便發既出而天光至遂克原州道洛乃將麾下六千人奔于牽屯山天光見賢曰道洛之出子之力也賢又率鄉人

出馬千匹以助軍天光大悦時原州亢旱天光以乏水草乃退舍城東五十里牧馬息兵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為主簿道洛復乗虛忽至時賊黨千餘人在城中密為内應引道洛入城遂殺邪利賢復率鄉人殊死拒戰道洛乃退走又有賊帥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衂賢間道赴雍州詣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偽負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埀布引之賊衆方覺

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即散走累遷威烈將軍殿中將軍高平令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太祖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將至秦州悅棄城走太祖令兄子導勒兵追之以賢為前驅轉戰四百餘里至牽屯山及之悅自剄於陣賢亦被重瘡馬中流矢太祖嘉之賞奴婢布帛及雜畜等授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魏孝武西遷太祖令賢率騎兵迎衛時山東之

衆多欲逃歸帝乃令賢以精騎三百為殿衆皆憚之莫敢亡叛封下邽縣公邑一千户俄授左都督安東將軍還鎮原州大統二年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乃招集豪傑與之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唯以殘剥為業夫以羇旅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觧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為兩道乘夜鼓譟而出羣賊大驚一戰

而敗狼乃斬闘遁走賢輕與三騎追斬之遷原州長史尋行原州事四年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總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其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為數隊多設旗鼓掎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别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鋭諸柵欲出

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栅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隷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聞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生獲六人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師還以功賞奴婢四十口雜畜數百頭八年授原州刺史賢雖少從戎旅而頗閑政事撫導鄉里甚得民和十二年隨獨孤信征涼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

五郡而還俄而茹茹圍逼州城剽掠居民驅擁畜牧賢欲出戰大都督王德猶豫未決賢固請德乃從之賢勒兵將出賊密知之乃引軍退賢因率騎士追擊斬二百餘級捕虜百餘人獲駞馬牛羊二萬頭財物不可勝計所掠之人還得安堵加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六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焉其後太祖又至原州令賢乘輅備儀服以諸侯會遇

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魏
恭帝元年進爵河西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後以弟子
植被誅賢坐除名俄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時荆州羣蠻反開府潘招討之令賢與賀若敦率騎士
七千别道邀截擊蠻帥文子榮大破之遂於平州北築
汶陽城以鎮之尋治郢州刺史時以巴湘初附詔賢總
監諸軍畧定乃遷江夏民二千餘戶以實安州并築甑
山城而還保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高祖

及齊王憲之在繈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宮中太祖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為姪女賜與甚厚及高祖西巡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勳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茲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

並豫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廄馬一匹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又拜賢甥厙狄樂為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别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四年王師東討朝議以西道空虛慮羌渾侵擾乃授賢使持節河州總管

三州七防諸軍事河州刺史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馬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斂迹不敢向東五年宕昌寇邊百姓失業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七防諸軍事洮州刺史屬羌寇石門戍撤破橋道以絶援軍賢率千騎禦之前後斬獲數百人賊乃退走羌復引吐谷渾數千騎將入西疆賢密知之又遣兵伏其隘路復大敗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還

於河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為之高祖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天和四年三月卒於京師時年六十八高祖親臨哀慟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涇原秦等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桓子端嗣端字永貴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司會中大夫中州刺史從高祖平齊於鄴城戰歿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謚曰果端弟吉儀同三司吉弟崇位至太府中大夫上柱國廣宗郡公崇弟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孝軌弟詢少歷顯位

大象末上柱國隴西郡公

賢弟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為戰鬬之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軍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畧知指趣而已魏正光末天下鼎沸勅勒賊胡琛侵逼原州其徒甚盛遠昆季率厲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猜懼頗有異同遠乃按劒而言曰頃年以來皇家多

難匈黨乘機肆其毒螫王畧未振綏其梟夷正是忠臣立節之秋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在死中求生耳諸人並世載忠貞沐浴教義今若棄同即異去順効逆雖五尺童子猶或非之將復何顏以見天下之士有異議者請以劒斬之於是衆皆股慄莫不聽命乃相與盟歃遂深壁自守而外無救援城遂陷其徒多被殺害唯遠兄弟並為人所匿得免遠乃言於賢曰今逆賊孔熾屠戮忠良遠欲間行入朝請兵救援兄晦迹

和光可以免禍內伺釁隙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得復表裏相應既殉國家之急且全私室之危豈若窘迫凶威坐見夷滅賢曰是吾心也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寇境得達京師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賜帛千匹并弓刀衣馬等及爾朱天光西伐乃配遠精兵使為鄉導天光欽遠才望特相引接除伏波將軍長城郡守原州大中正後以應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太祖見遠與語悅之令居麾下甚見親遇及魏孝武西遷授

假節銀青光祿大夫主衣都統封安定縣伯邑五百戶
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
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進爵為公增邑千戶仍領左右
從征竇泰復弘農並有殊勳授都督原州刺史太祖謂
遠曰孤之有卿若身體之有手臂之用豈可暫輟於身
本州之榮乃私事耳卿若述職則孤無所寄懷於是遂
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除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三千戶尋從獨孤信東

畧遂入洛陽為東魏將侯景等所圍太祖至乃解及河
橋之戰遠與獨孤信為右軍不利而退除大丞相府司
馬軍國機務遠皆參之畏避權勢若不在已時河東初
復民情未安太祖謂遠曰河東國之要鎮非卿無以撫
之乃授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姦非兼
修守禦之備曾未朞月百姓懷之太祖嘉焉降書勞問
徵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建東宮授太
子少傅尋轉少師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

附時齊神武屯兵河陽太祖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為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兵務神速事貴合機古人有言不入獸穴安得獸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太祖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太祖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仍從太祖戰於邙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為殿尋

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遠善綏撫有幹
畧守戰之備無不精鋭每厚撫外人使為間諜敵中動
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為悔其得人
心如此嘗校獵於莎栅見石於叢蒲中以為伏兎射之
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
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
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東魏將段孝先率步騎二萬
趨宜陽以送糧為名然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

兵襲破之獲其輜重器械孝先遁走太祖乃賜所乗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雜綵二千匹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隴匹夫才藝俱爾平生念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上列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但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勲德兼美朝廷欽屬選衆而舉何足為辭且孤

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乖所
望也遠不得已方拜職太祖又以第十一子達令遠子
之即代王也其見親待如此時太祖嫡嗣未建明帝居
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沖乃名羣公謂之曰孤
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
后父也衆皆默未有言者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禮
經明義畧陽公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為嫌請即斬
信便拔刀而起太祖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

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邑千户復鎮弘農遠子植在太祖時已為相府司録參軍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恐不被任用乃密欲誅護語在孝閔帝紀謀頗漏泄護知之乃出植為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為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既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

之乃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為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鍾愛於植植又口辯乃云初無此謀遠謂為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乃自來也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乃名入仍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

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時年五十一植弟叔諧叔謙叔讓亦死餘並以年幼得免建德元年晉公護誅乃詔曰故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遠早蒙驅任夙著勲績内參帷幄外屬藩維竭誠王室乃罹横禍言念貞良追增傷悼宜加榮寵用彰忠節贈本官加陝熊等十五州諸軍事陝州刺史謚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黎國公邑三千户改謚曰懐植及諸弟並加贈謚

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羣書尤工騎射大祖名見奇之乃令尚義歸公主大統十年釋褐員外散騎常侍後以父勲封建安縣公邑一千戶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通直散騎常侍領大丞相親信俄轉大都督進爵清河郡公太祖扶危定傾威權震主及魏廢帝即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太祖諸子年皆幼冲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壻以為心膂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為武衛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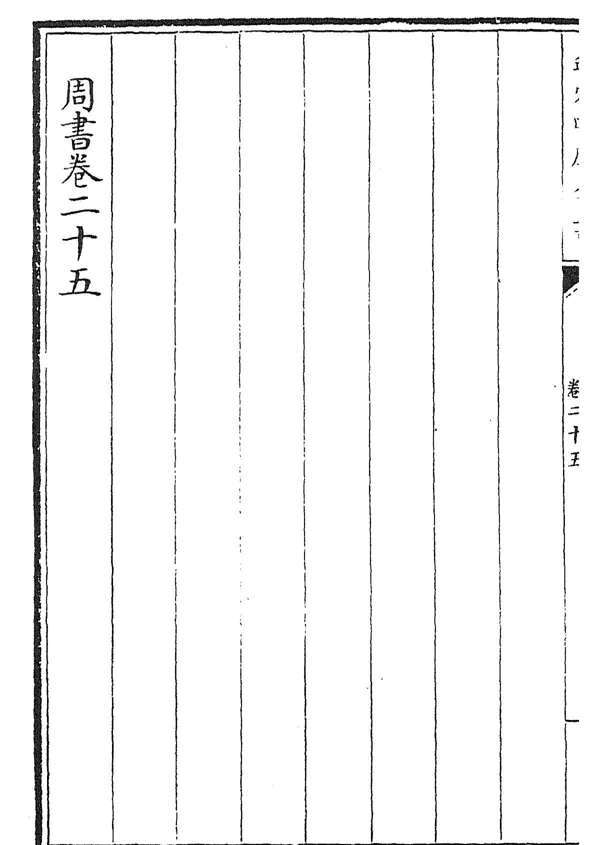
軍分掌禁旅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即位遷使
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爵燉煌郡
公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陽平國世
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孝閔帝踐阼出為海州刺史
尋以兄植被收例合坐死既以主貴又為季父穆所請
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既被譴謫常憂懼不得志
保定元年卒於位年三十一申公穆尤所鍾愛每哭輒
悲慟謂其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興宣政元

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曹徐譙三州刺史燉煌郡公謚曰孝子威嗣威字安民起家右侍上士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又改襲遠爵陽平郡公從高祖平齊以功授上開府拜軍司馬宣帝即位進授大將軍出為熊州刺史大象末位至柱國

史臣曰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畧縱横忠勇奮發亟摧勍敵屢涉艱危而功未書於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值主策名委質或使煩莫府或契

闒戎行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勳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跗蕚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周迄隋鬱為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太祖初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强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已著過惡未彰孛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

謀大由踈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
兆釁故因之啟冢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弑之禍植之
由也李遠既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
為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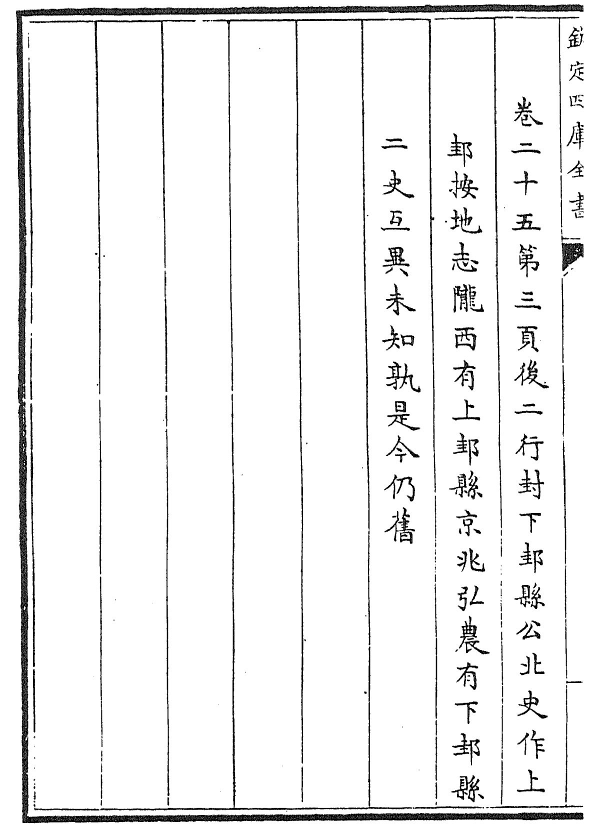
周書卷二十五

周書卷二十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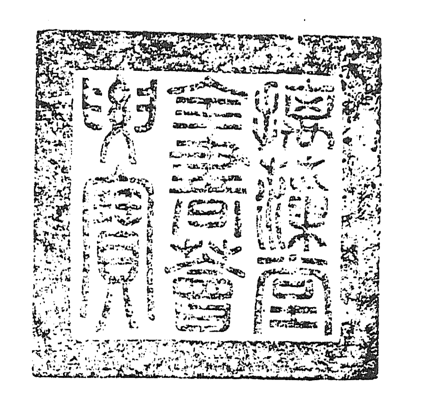
李賢傳吉弟崇崇弟孝軌孝軌弟詢○北史云吉弟孝軌孝軌弟詢詢弟崇未知孰是

周書卷二十五考證

謹案卷二十三第四頁後六行使百姓亹亹中遷
於善北史作日遷於善
第六頁前四行若此三時不務省事刋本時訛者
據北史及毛本改
第十四頁前二行彿惟逸念按北史念作豫與古
文尚書合
第十八頁後四行置當州鄉帥按毛本作黨州鄉
帥



卷二十五第三頁後二行封下邽縣公北史作上邽按地志隴西有上邽縣京兆弘農有下邽縣二史互異未知孰是今仍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劉　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周書卷二十六 二十七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百二十　史部

周書卷二十六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十八

長孫儉

長孫紹遠　弟澄　兄子兕

斛斯徵

長孫儉河南洛陽人也本名慶明其先魏之枝族姓拓

拔氏孝文遷洛改為長孫五世祖嵩魏太尉北平王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梧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孝昌中起家員外散騎侍郎從爾朱天光破隴右太祖臨夏州以儉為錄事深器敬之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為秦州長史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為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舉州歸附即以儉為西夏州刺史總統三

夏州時荊襄初附太祖表儉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
授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為民
所訟推治獲實儉即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
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廳事前
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
璽書勞之太祖又與儉書曰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
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吾昔聞王臣謇謇匪躬之
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為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己

以訓羣僚者也聞之嘉歎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

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無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

安其業吏民表請為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

在州遂歷二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

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

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太祖謂儉曰名實理須

相稱尚書既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又除行臺

僕射荆州刺史時梁嶽陽王蕭詧内附初遣使入朝至

荆州倹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賔主禮相見
倹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為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
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倹乃著帬襦紗帽引客宴於别
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恱
出曰吾所不能測也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
内懐異計倹密啓太祖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倹入朝問
其經畧倹對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即位
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荆

州軍資器械儲積已久若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慮且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
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
乃謂倫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倫還州密為之備
尋令柱國燕公于謹總戎衆伐江陵平以倫元謀賞奴
婢三百口太祖與倫書曰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
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吴民離散事藉招懷南
服重鎮非公莫可遂令倫鎮江陵進爵昌寧公遷大將

軍移鎮荆州總管五十二州儉舊嘗詣闕奏事時值大
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
皆此類也三年以疾還京為夏州總管薨遺啟世宗請
葬於太祖陵側并以官所賜之宅還官詔皆從之追封
鄅公荆民儀同趙超等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為儉
立廟樹碑詔許之詔曰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
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言尋嘉尚弗忘于懷而有
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即便給外令還其妻子子隆

長孫紹遠字師河南洛陽人少名仁父稚魏太師録尚書上黨王紹遠性寛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狎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三稚管記王碩聞紹遠彊記心以為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既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讀月令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自是碩乃歎服魏孝武初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齊神武稱兵而帝西遷紹遠隨稚奔赴又累遷

殿中尚書錄尚書事太祖每謂羣公曰長孫公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冠何足多也然其容止堂堂足為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孝閔踐阼封上黨公初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為黄鍾不調紹遠每以為意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啟世宗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為數故梁黄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

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創七音持林鐘作黄鐘以為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往復於是遂定以八為數焉授小司空高祖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而懸七并除黄鐘之正宫用林鐘為調首紹遠奏云天子懸八肇自先民百王共軌萬世不易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黄鐘為君天子正位令欲廢之未見其可後高祖竟廢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遽損樂器乃書與樂部齊樹之缺後

疾甚乃上遺表又陳之而卒帝省表涕零深痛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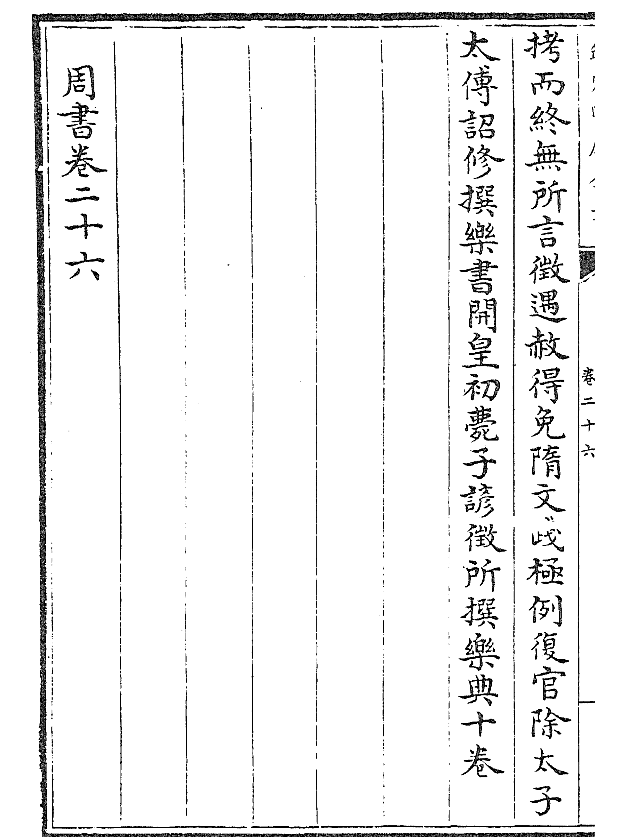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四從征討有筴謀勇冠諸將及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孝武初除征東將軍渭州刺史魏文帝嘗與太祖及羣公宴從容言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公宜各引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曰匡救其惡既而出閤太祖深歎澄之合機而譴其次荅者後從太祖援玉壁又從戰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

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封義門公為玉壁總管卒自喪初至及葬世宗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禮典世宗不從澄操履清約家無餘財太祖嘗謂曰我於公問志無所惜公有所須宜即具道澄曰澄自頂至足皆是明公恩造即如今者實無所須雅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興常恐座客請歸每勑中厨别進異饌留之止兕字若汗性機辯彊記博聞雅重賓遊尤善談論從魏

孝武西遷天和初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遷絳州刺史
斛斯徵字士亮河南洛陽人父椿太傅尚書令徵幼聰
頴五歲誦孝經周易識者異之及長博涉羣書尤精三
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以父勲累
遷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
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錞于者近代絶無此
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
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

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後高祖以徵治經有師法詔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時為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為夫子儒者榮之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大宗伯時高祖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許帝之為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譴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甚委

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帝頗納焉及高祖山陵還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高祖重恩嘗備位師傅若生不能諫死何以見高祖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帝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獄獄卒張元哀之乃以佩刀穿獄墻遂出之元卒被



拷而終無所言徵遇赦得免隋文踐極例復官除太子太傅詔修撰樂書開皇初蕢子諺徵所撰樂典十卷

周書卷二十六

周書卷二十六考證

長孫儉傳總戎衆伐江陵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〇北史平字上有事字此處脫去

遽以其第即便給外今還其妻子子隆〇給外北史作外給又云夫追善念功先王令典豈得遂其謙挹致乖懲勸今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聿修

次子隆位司金中大夫從長潮公元定伐陳没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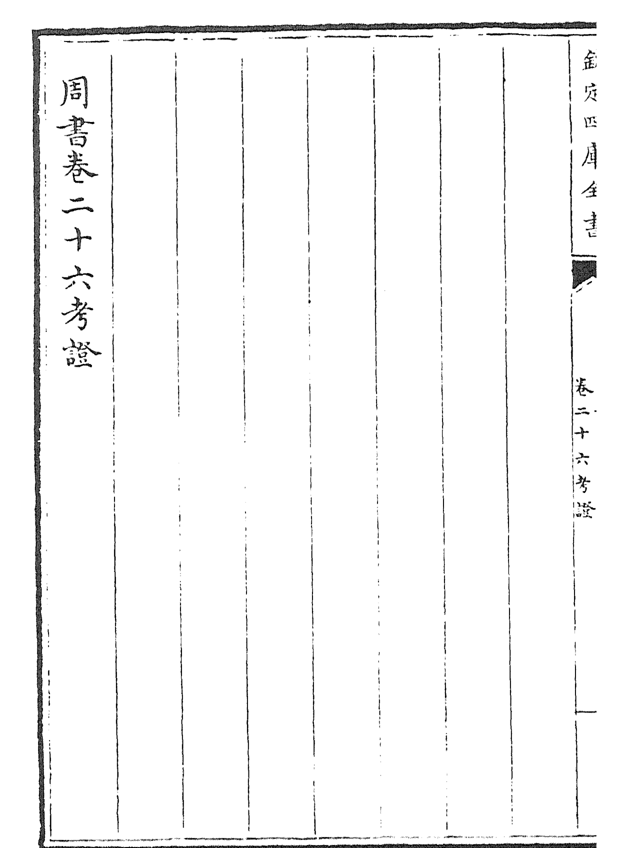
卒隆弟平最知名臣文淳按此書詔文無刪節之例

此獨不全子隆句文氣不完其為遺脫無疑

長孫紹遠傳父稚○北史云父承業又北史長孫兾歸傳云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 臣文淳按北魏書高祖以其幼承家業賜名稚字承業幼與稚同義唐人諱治高宗諱也北史上于高宗時故李延壽改稚為幼此書成于貞觀時故不諱嫌名也

乃書與樂部齊樹之缺○此句下北史叙次甚詳本傳所缺宜以北史補之又北史傳末有重贈柱國大將

軍諡曰獻號樂祖配享廟廷子覽嗣二十字此亦脫
去



周書卷二十六考證